

# 漂泊的“胃”：作为成都与特拉维夫两地的异乡人

杨光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国家为以色列与叙利亚

我是一个成都人，成都人以较为闲散的生活态度与对美食的认真追求而被人们所熟知。

成都是一座移民城市，曾有句老话叫“没有十世老成都”，我家也不例外。母亲一家是在 1835 年从北京迁来成都当兵的满族，父亲则是从重庆与湖北交界来成都求学的土家族。我曾以为不同方言与食物的融合能够使我具有比同龄人更强的适应性，但现实并非如此。在我 20 岁去往以色列留学之后，巨大的饮食文化差异使我在很长时间内都未能融入其社会，游荡在当地日常生活之外。

## 一、融不进的他乡

在前往以色列之前，我以为在以色列生活最大的障碍可能是由当地宗教氛围所带来的。但是到了特拉维夫之后，我才发现这是一座极为西化的海滨城市，沙滩上的靓女俊男让我恍惚间就像置身在电影里一样。虽然在安息日（周五日落至周六日落）期间街上人少了很多，但是相比起 70 公里外

的耶路撒冷，特拉维夫与一座一般的西方小城并无太大的差别。真正给我的日常生活带来挑战的是不起眼的一日三餐。

成都有家百年老餐馆名叫盘飧市，虽然我并不特别喜欢这家餐馆的招牌卤菜，但我却非常认同其门口的对联：“猪肉还是猪肉好，白菜还是白菜香”。以色列饮食与传统川菜の白菜百味不同，对我来说都大同小异，可以说是白菜一味。以色列是一个移民国家，只不过它的移民几乎都是犹太人。犹太移民将世界各个角落的食物带到以色列，但在一开始几乎都不合我的胃口，这其中最大的原因之一是由犹太教中的洁食（Kosher）规定所造成的。犹太教作为一个律法性宗教，规定了信仰此种宗教人群生活的方方面面，洁食因此是犹太教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洁食可以被理解为犹太人的上帝所规定的吃饭的规矩。例如猪肉不能吃（如猪肘子、回锅肉不能吃）；带血的食品不能吃（如毛血旺也不能吃）；奶制品和肉不能一起吃（如披萨上芝士和肉不能同时出现）。有了这些规矩，不同地区犹太人带到以色列的食物的完整程度也因此打了折扣。例如德国犹太人来到以色列之后，传统的德国炸肉排（Schnitzel，多用猪肉、牛肉）在以色列则变成了以鸡肉为主的变种，此外德国猪肘也不见了踪影。可以说，犹太移民确实给巴勒斯坦地区带来了许多外来的食物，但其中很多是阉割过后的原产地美食。

虽然犹太移民来自五湖四海，但在在我看来，各地食物在以色列的汇聚与发展最终似乎都变成了肉夹于馍的存在。肉夹馍形制般的食物之所以是以色列食品的代表主要有两层原因。第一，肉夹馍制式的食物在中东本来就广受欢迎。例如 Falafel 和 Shawarma（二者都是用面饼夹馅的方式所制成的

小吃，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素，后者是肉）都是广受好评的街头小吃，但在我看来，这两种食物与肉夹馍没有本质的区别，不过是将馍里的馅换了换。第二，可能因受到美国的影响，以色列人也酷爱汉堡——另一种形式的肉夹馍。只不过受制于洁食的规定，大多数的以色列汉堡是纯粹的牛肉汉堡，没有芝士，就连麦当劳也一样基本遵守这个规定。不同于国内的白吉馍、煎饼或者锅盔的刚中带柔，以色列的各种肉夹馍从里到外都特别硬。这使得我必须借助强大的咀嚼肌才能咬动如以色列国家性格般坚硬的本地肉夹馍们。但就算在以色列住了五年，每次吃这些肉夹馍的时候不仅嚼得我腮帮子生疼，而且还经常被硌得胃疼，上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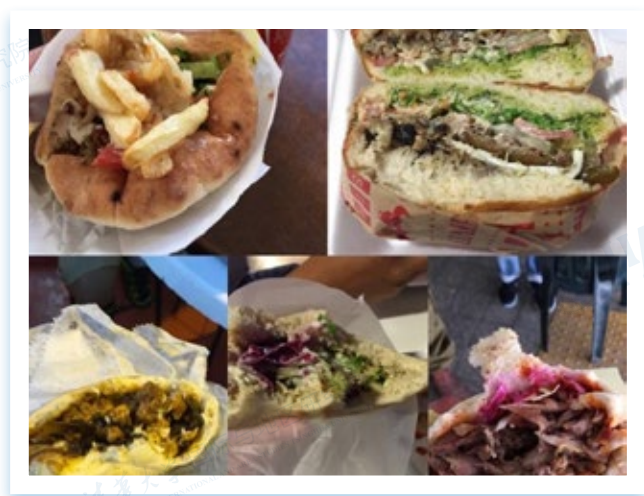


图1 以色列各种各样的肉夹馍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以色列饮食对我来说除了味道一般之外，其高昂的物价与难买的猪肉也是我日常生活的挑战。在以色列生活的几年中，我的恩格尔系数几乎是百分之百。包括大学食堂在内的许多餐馆对我来说都较为昂贵。虽然特拉维夫大学至少有7个食堂，但每个食堂的菜的味道我都不敢恭维。价格上，一

顿平常的学校食堂餐价格就高达 35 谢克尔，约合 70 人民币，味道仅仅是能下咽的水平，并且学校的套餐还在不断涨价。当我 2020 年初回特拉维夫大学的时候，同样的套餐已经卖到了 37 谢克尔一份。



图 2 特拉维夫大学食堂的一餐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从小吃川菜的我认为，川菜的精髓之一就是对于猪肉出神入化的料理，不管是将猪肉做主将的回锅肉，亦或是做点缀的麻婆豆腐。但在以色列的日常生活中，猪肉的料理难度对我颇大。在以色列是可以买到猪肉的，但一般本地的大型超市鲜有猪肉售卖，要想吃上猪肉则需要去找俄罗斯裔犹太人经营的肉店。只不过这些肉店的猪肉种类较为有限，且因屠宰手段不同而带有些许腥味。我所在的特拉维夫大学周边也仅有一家俄罗斯肉店有出售猪肉，并且其猪肉的供应也是时有时无。我在以色列的时候中国人还较少，当地社区也没有几个中国人。每次见我去买猪肉，酷爱乒乓球的俄国屠夫小哥阿列克西(Aleksii)总爱冲着我嚷嚷：“张继科！张继科！”

美中不足的是，这家店所出售的猪肉多为价格较贵的猪排（一块猪排约3两，售价为25谢克尔，约合50人民币），略有腥气不说，因为肥肉少，很难提炼出足够的猪油拿来做菜。后来我发现在特拉维夫南边中国建筑工人聚居的地方可以买到猪肉。在本科学习期间，因为课程压力极大，除了周末以外几乎没有时间可以做饭，想要去往南边就只能在周末。但我在以色列没有购买任何类型的交通工具，因此我出行主要依靠公共交通。只不过就算在非常世俗的特拉维夫，安息日的公交车次数也较为有限。此外，去往南边往返至少需要两个小时，再加上较贵的公交车费（单程5.9谢克尔，大约12人民币）等因素，也就基本打消了我吃猪肉的念头。

与川菜讲究百菜百味不同，以色列的食物对我来说似乎是百菜一味。此外，高昂的物价与味道一般的食物最终使得我在以色列期间的社交生活保持在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活跃程度。因为食物的原因，久而久之我也就放弃了融入当地社会的尝试，我并不想在这个美食荒漠里反认他乡是故乡。对此，我的心理学老师开玩笑地说这是我的口欲期还没过的表现，只不过我认为每个人可能都会对食物的味道有着自己的偏好。即便是以色列人，也有很多人在离开了家乡之后会想念洁食的味道。对我来说是百菜一味的以色列食物，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也一样是故乡的味道。家的味道对于每个在异乡的游子来说都是一种挂念。在这一点上，以色列的百菜一味与川菜的百菜百味并没有任何区别。



## 二、回不去的故乡

在以色列长时间的生活也使得我自己的饮食习惯开始改变。例如为了省时间图方便，我也开始经常吃让我胃疼的各种肉夹馍配以当地产的冰可乐，而不是坚持去做饭炒菜。此外，在吃着让我胃疼的肉夹馍时，想的不再是刚来时思念的烂肉豇豆，而是想着去换一家新的肉夹馍。不知不觉间，我对成都的饮食也不再抱有很深的执念了。

每年放暑假我都会回家，刚开始的时候还会去把小时候吃过的餐馆都再光顾一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相比起大街小巷的川菜与火锅，我更愿意去麦当劳吃汉堡。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在以色列期间对某些食物的执念太深，使得我将原本味道一般的食物加上了过多的附加值，这些心心念念的诸多食物，在真正吃到嘴里的时候似乎也淡然无味。在成都待上一周以后，反而会开始想念以色列的肉夹馍们。但是我也知道，如果在以色列待的时间超过一周，我也一定会开始想念川菜。

当我发现自己对于成都食物的执念不再的时候，我曾以为是因为成都发展得太快所以丧失了原来的味道。但是后来静下心来才发现，变的不是成都的味道，而是自己的饮食习惯。同样的菜以相同的方法和原料在不同的地方料理也会有不同的味道。长期在外生活的我已经有了与家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但同时我也未融入异地的社会，我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

### 三、尾声

在以色列我就是个异乡人，回到成都后也发现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最终成为了两地的异乡人。可谓融不进的他乡，回不去的故乡。如今兜兜转转到了北京开始新的生活，我也不再去纠结异乡与故乡的区别。想通了过后，我既可以在想吃以色列菜的时候找到合适的肉夹馍，也可以在想川菜的时候找到炒得刚好的回锅肉。若是以后再离开北京，离开学校，我也一定会想念在这里的烤鸭和食堂吧。

本文反映的以色列情况与感悟仅为作者 2014-2019 年间的个人经历，不代表任何机构的任何观点。

责任编辑：高良敏 文字审校：董慧